



□王晓磊

巴西世界杯鏖战正酣。都说球场就像江湖,如果是鲁迅、金庸、古龙三位大师来写世界杯,会写成什么样子呢?

# 大师笔下的 巴西世界杯会是啥样



皮尔洛

## 【鲁迅版】

当英格兰的球队遭击败的时候,我独在球场外徘徊。世界杯这玩意,我原本是要看的,然而终于没有看。

有一次几个青年相约看球,兴致勃勃跑到什么园,外面早听到咚咚的响声。我们挨进门,见

几个红的绿的,簇拥了一个长络腮胡子的名角,都在那里踢,台下满许多头。

然而我又不知道那络腮胡是谁,问左边的一位女士。伊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一眼,说道:“皮尔洛!”我深愧浅陋而且粗疏,脸上一热,想还

击几句罢,然而终于只嗫嚅了几句,便飞也似的走了。

其实这世界杯有什么可看的呢!曾经阔气的乌拉圭要复古,正在阔气的德意志要保持现状,从未阔气的英格兰要革新,大抵如此,大抵。

## 【金庸版】

且说少林寺前,克洛泽与范佩西斗,二人翻翻滚滚,直拆了百余招。

陡然间嗖的一声,范佩西一爪当胸而来,正是“胡、苗、范、田”四大家族之一范家的“虎爪擒拿手”,五指早已按住克洛泽胸口膻中要穴。

“范大哥,好一招‘夜叉探海’啊!”苏珊娜拍手欢叫道。

克洛泽脸如死灰,又见苏珊娜望向范佩西的目光中满是崇敬,只觉羞辱至极,大叫一声,横刀便往脖子上抹去。

忽听见破空之声大作,一枚暗器飞来,铮的一声,克洛泽长刀脱手飞出,满掌鲜血,虎口已然震裂。

他震慑莫名,抬头瞧去,只见

一个金发中年男子大步而来,喝道:“你有徒弟没有?”

克洛泽甚是气恼,喝道:“我尚未退役,何来徒弟?我自愿就死,干你何事?”

金发男子森然道:“嘿嘿,你连徒弟也没有,想我大德意志克氏一门代代豪杰,居然至你而绝!”

克洛泽大吃一惊,拜倒在地:“前辈难道就是人称‘雷动于九天之上’的克林斯曼师伯?”

克林斯曼昂然道:“不错!古来成大业者,哪一个不历尽千辛万苦?马拉多纳有八十二之悲,罗纳尔多有九十八之恨,倘若都像你一样横剑一割,如何

称雄江湖?”

克洛泽悚然惊惧,拜伏在地:“晚辈知错了!”

突然,人群中一条光头大汉猛然跃出,一头撞向克洛泽后心:“头球仔,我大葡和你仇深似海,我佩佩今日与你拼了!”

只见荷兰阵中也冲出一条黑凛凛大汉,一掌击向佩佩:“胆敢偷袭?我德容大好男儿,竟与你这种人齐名!”正是“北德容、南佩佩”中的德容。

佩佩回身接了一掌,只震得两臂酸麻,喝道:“荷兰老贼如此厉害!”不愿恋战,返身而去。

正是:“兵火有余烬,贫村才数家,无人争晓渡,残月下寒沙!”



德容

## 【古龙版】

月已淡,淡如星光。

此刻,内马尔正在这样的星光下喝酒。

酒是女儿红。他喝得很用心,每一滴都不浪费。

“只有懂得女人和酒的人,才懂得武功。”他经常这么说。

内马尔就是一个懂酒的人。

忽然,一个全身黑衣的人出现在他的面前,满脸怒容。

“你来了。”内马尔说。

“来了。”黑衣人冷冷地说,“马上就要踢德国了,可是你……”

“你想责罚我喝酒?”内

马尔笑了笑,“即便你是斯科拉里,是主教练,但单打独斗的话,你不是我的对手。”

黑衣人斯科拉里看着他,忽然也笑了:“你确定你喝的是酒?”

内马尔的瞳孔猛地收缩:“什么?难道……”

斯科拉里摸了摸鼻子:“没错,这是酸奶。你练的纯阳功不能喝酸奶,所以我事先给你加了一点。”

“骗子……”内马尔怒吼着跃起。风吹在他脸上,他忽然觉得秋风已寒如残冬。

他想去拔剑,但一阵头晕目眩,咕咚倒地。

斯科拉里大笑,笑得前仰后合,就像是一个孩子。

“我不是骗子。”他喃喃地说,“我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。”



内马尔

